

南遊記







道光壬午

八月從溫孝廉

啓輔齋中借得孫雲心

文定公奏議一函後附南遊記一冊奏議卷

頁幾半尺非累日不能完宣爰先讀南遊記其

生平抱負不可一世之概其見於斯讀之愛不

釋手擬手自鈔錄為枕中秘笈未暇迺孝廉竟舉以

相贈以視世之獻縞贈紵者為何如耶九月

二日汾陽後學郭泰成記於京廬知足知不

足齋





南遊記



遊亦多術矣。昔禹乘四載，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流列國以行其道。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以竒其文。他如好大之君，東封西狩以蕩心。山人羽客窮幽極遠以行怪。士人京宦之貧而無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財。此遊之大較也。余皆無當焉。蓋余之少也，淡於名利，而中無所得，不能自適。每寄情於山水，既登第授館職，匏繫都門，非所好也。己亥之夏，以母病告假歸省。

南遊記

卷一

一

敦和堂

其秋遂丁內艱，罔極未報，風木餘悲，加以荆妻溘逝，穉子夭殘，不能鼓缶，幾致喪明。學不貞，遇為境所困，欲復寄踪山水之間，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之謂也。庚子秋，束裝策蹇，東抵晉陽，繫舟石室之山，懸甕難老之泉，柳溪汾晉之水，圓通白雲之觀，浮沈其中者累月。東出故關，道井陘，過真定，歷清苑，觀脊水於獲鹿，食麥飯於滹沱，望恒岳於曲陽，訪金臺於易水，仰伊祁於慶都，思軒轅於涿



郡已而北走軍都。臨居庸。登天壽。東浴湯泉。遂至漁陽。上崆峒。下玉田。涉盧龍。懷孤竹。浮沈其中者。又累月。家世塞北。今到遼西。三過風景。約畧相同。時值冬暮。層冰峩峩。飛雪千里。叢林如東。陰風怒號。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因而決計南行。返都中治裝。適吾友李子景蓮不得志於禮闈。遂與之偕。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則吾南遊之始也。都中攘攘。緇塵如霧。出春明門。覺日白而天青。過盧溝橋。至琉璃河。盧溝者。桑

南遊記

卷一

二

敦和堂

乾也。琉璃河者。聖水也。南有昭烈故居。又有酈道元宅。註水經之所也。南至白溝。昔宋遼分界之處。南至雄縣有湖。一望烟水瀾漫。極浦桅帆。雲中隱現。亦河北巨觀也。過任邱。有顓頊氏之故城。南至於河間。九河故道。漫滅不辨。滹沱易。清衡漳潞衛高交。淇濡皆經其境。以入海。府南曰獻縣。昔河間獻王之都。南出阜城。至景州。景州古條地。周亞夫封於此。有董家里。仲舒下帷之所也。東至德州。入山東境。州城臨運河。船桅



如麻南至平原。昔博徒賣漿毛公薛公。以及東方生管公明。皆竒士。今得毋有存焉者乎。平原君廟內有顏魯公碑。惜匆匆過未見也。東南至齊河。自涿州背西山而南。七日走九百里。極目平疇。至齊河始見山。齊河水清。抱縣城如碧玉。環石橋跨之。兩岍桃柳新綠。嫣紅臨水映發。為徘徊橋上者移時。南四十里曰開山。遂入山。途中矯首欲望東嶽。而適微雨。雲山歷亂。時於雲外見高峯。以為是矣。曾不數里。又有高者。午後

見一峯甚高。怪石突起。烟嵐擁護。謂必是矣。已而川勢東開。山形北轉。遠而望之。更有高者。蓋余從泰山之北來。午前見背。午後見臂。至泰安州。始當其面。而又值雲封。故終日望而未之見也。次早欲上。土人云不可。山頂有娘娘廟。領官票而後得入。票銀人二錢。曰香稅。夫東嶽自有神。所謂娘娘者。始於何代。功德何等。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為民上者既不能禁。又因以為利。不得已亦領票。得票欲上。土人又云不可。山之



高四十里。窮日乃至其巔。茲向午已遲。且天陰。下晴上猶陰。下陰上必雨。雨濕風冷。請以異日。因而觀城中之廟。廟去城之南門二百步許。而以北城為後垣。一城之中。廟居大半焉。階墀多古柏。云漢武東封時所植。東墀有碑。其文曰。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者帝王登之。觀滄海。察地利。以安民生。祝曰。泰山於敬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加神之封號。歷代相沿。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

南遊記

卷一

四 敦和堂

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職。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受命於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與焉。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名。依時祭神。惟神鑒之。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可謂辭嚴義正矣。廟中望山頂如屏風中挂白。



練問之人曰。南天門也。因與景蓮約起二更。奮力急趨。雞鳴至其巔。可觀滄海日出也。如約起。遙見火光明滅。高與星亂。至則皆貧民男女數千。宿止道旁。燃炬以丐錢。教養失而民鮮恥。可慨已。山足曰紅門。紅門以後。路皆石階。時聞階旁潺潺有水聲。四更至迴馬嶺。階級愈峻。如行壁上。雞鳴至玉皇廟。謂至頂矣。導者笑曰。甫半耳。因少憩。黎明緣澗水度石橋。見兩峯對立。中有瀑布。時宿雨初晴。朝光澄澈。山嵐護石。松翠

浮空。瀑流飛響。清心韻耳。磴道從西峯上。有碑題曰五大夫松。碑下仰望。見兩峯之頂。高插烟霄。心中竊擬謂此山巔也。攀登久之。回首遐眺。見松山頂在我足下。昨所望見諸峯在松山下。齊魯數千里之山。又在諸峯下。蓋已飄飄凌雲矣。不意峯迴路轉。更見高峯。天門之峯。無點土亦無寸草。石脉長而廉隅四出。駢植疊累。皴若蓮菊。磴道直上十里。乃城中所望若白練者。蓋吾從碑下望松山。似高於城中望天門。今於此



地望天門實高於碑下望松山道旁石上刻四大字曰仰之彌高其信然矣磴列鐵柱中貫鐵索援索而登抱柱而息比磴道盡反無所見益下望天門乃其絕頂既至其上又有高峯擁蔽焉紆迴攀躋見所謂娘娘廟者在秦觀峯下正殿五間而三門皆有銅柵門內金錢積深二三尺堂上有三銅碑明末大璫所鑄餘無可觀東廡簷下石柱中斷余坐其上而休焉俯視有字拂拭辨之則李斯篆也其文曰盛德丞相臣斯

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筆法高古秀勁非漢晉人所能及廟後石壁高十餘丈唐摩崖碑在焉崖西洞中有泉甘冽崖後上里許登秦觀峯乃泰山之巔也舉頭天外俯視寰中浩浩茫茫四無涯際東見青營負山阻海北顧塞垣橫亘萬里河朔諸州星羅碁布循大行而西中州之沃衍咸陽之阻隘皆可指數黃河由華陰走兗徐灣環若衣帶嵩山二室如兩卷石



淮揚之間一望平蕪登泰山而小天下果不誣也峰巔有殿庭中石崛起意古者金泥玉檢之文皆封於此門前石表始皇所建高二丈餘而無字日觀在東月觀在西高皆與秦觀等古蹟名勝不可徧觀薄暮遂下至松山而少憩回思三觀如在天上又下見朝陽洞石穴幽邃又下見水簾洞流水蔽巖下至山麓見一巨人與之並立翹足伸手而不能摸其頂古者長狄在齊魯之間豈其遺種與次早由泰安趨曲阜曩在

山上視泰安城如掌大汶水一線環於城外徂徠若堵蹲於汶上出泰安城不見水與山也行五十里見大河廣濶乃汶水也又五十里見崇山巍峩乃徂徠也相去百里而俛視不過數武其高可想矣徂徠之西曰梁父對峙若門從門南出平疇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林方十餘里其樹蔽天其草蔽地至聖墓有紅牆環立牆中草樹愈密修榦叢薄側不容人而景



色開明。初無幽陰之氣。至聖墓產著草。碑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西偏小屋三間。顏曰子貢廬。墓處東南有泗水侯墓。正南有沂國公墓。塋東南有枯木石欄護之。子貢手植楷也。旁有楷亭。其北有駐蹕亭。人君謁墓更衣之所。門外有洙水橋。橋南高阜一帶。闢其東南為門。門距曲阜城可二里。道傍植柏。行列甚整。蔽日參天。皆數千年物也。入曲阜之北門。路東有復聖廟。廟前有陋巷。巷南折而西。則孔廟之東華門也。廟制

南遊記

卷一

八

敦和堂

如內廷宮殿。而柱以石為之。蛟龍盤旋。乃內廷所無。至聖與諸賢皆塑像。石刻至聖像有三。車服禮器藏於衍聖公家。聖公入覲。不可得觀。殿南有亭。顏曰杏壇。古杏數株。時值三月。杏花正開。壇南有先師手植檜。高三丈餘。而無枝。文皆左紐。子貢之楷。雖不腐。而色枯。此則生氣勃發焉。大門內外。豐碑無數。南有高樓。曰奎文閣。閣南門下。漢魏之碑十餘。皆額尖而有圓孔。門外有水。上作五橋。橋南有門。門外有柵。自殿庭至



柵內。蒼松古柏。虬龍蟠屈。不可名狀。泰安漢柏。又不足道矣。吾於是奮然興也。夫孔子者。天所篤生。以教後世者也。攷其生平。三歲喪父。七歲喪母。中年出妻。晚年喪子。夫哀死而傷離。寧獨異於人哉。今觀志學一章。七十年內。日進月益。不以遇之窮。而少輟其功。蓋其自待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余乃戚戚欲以身殉。何其陋也。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曲阜東南有九龍山。其南曰馬鞍山。兩山之間。松楸茂密者。孟林也。林南為鄒縣。縣南有孟廟。廟左有宣獻夫人祠。夫人者。孟母也。滕縣在鄒南。地平曠。可以行井田。滕南有嶧山。始皇刻石其上。嶧東有陶河。過陶河至邳州。下邳乃子房擊秦後潛匿之所。又項籍者。下相人也。下相在邳州。昔曹操決水灌呂布於下邳。今其城在山。不可灌。予嘗徘徊其地。求下邳下相之故。城及圮橋進履之所。而土人皆無知者。邳南有落馬湖。黃河所溢也。湖南曰宿遷。宋人遷宿於



此又南曰桃源黃河之北岸也河自出龍門走平陸無高下阻激之所而馳波跳沫洶湧澎湃其猛鷲迅疾天性然也南至清江浦黃河南曲運河北曲兩河之間不能一里而運低於黃數十丈河性衝突設有不虞淮揚其為魚矣淮安城西有韓侯釣臺當淮陰未遇時忍飢釣魚城下誰過而問之及其雲蒸龍變向之落魄皆為美談英雄成敗有時若此類湮沒而不稱者可勝道哉淮安南曰寶應寶應南曰高郵地多湖

南遊記

卷一

十

敦和堂

四望皆水高郵以南始見田疇江北暮春似河北之盛夏草長成茵麥秀成浪花剩餘紅樹疑濃綠風景固殊焉南至於揚州揚州自古繁華地當南北水陸之衝舟車輻輳士女遊冶兼以鹽商聚處僭擬無度流俗相效競以奢靡此其弊也城內無可觀隋宮迷樓二十四橋之勝跡今皆不存瓊花觀內止餘故址城北有天寧寺謝東山之別業也其西偏曰杏園余嘗寓杏園之僧舍竹樹蒼鬱池臺清幽想見王謝風流杏



園東曰虹橋園亭羅列水次遊人棹酒船於其中虹橋之北則蜀崗也歐陽文忠公建平山堂於其上堂右有大明寺井昔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謂揚子江中冷泉第一惠山石泉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即此是也東至於泰州昔韓魏公知泰州夢以手捧日者再今其州堂猶顏曰捧日南至於瓜州遂渡江揚子江濶而清含虛混碧上下澄鮮金焦在中如踞鏡面金山四面皆樓閣環繞層南遊記

卷一

十一 敦和堂

累覲粧刻飾遠望焦山林木青蒼土人云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惜余未上於焦止見山於金止見寺而已過江由小河入山至鎮江府鎮江古京口四面阻山形格勢禁以臨天塹實南北必爭之地孫仲謀始都此築城名曰鐵甕府城其遺也南至於丹陽聞有練湖而未見東南至常州古延陵地吳季子之所居俗在三吳為淳樸自丹陽西見山綿亘百餘里至無錫曰九龍山其南峯曰惠山惠山之東曰錫山峯巒皆



秀麗登惠山飲石泉清冽而甘且厚下視無錫羣山拱峙衆水環流名酒嘉魚菱藕之藪樂土也昔秦伯擇居於此惠山之南曰夫椒夫差敗越之所也夫椒之南曰陽山越敗夫差之地也陽山以南羣峰列峙巍然而葱鬱者靈巖穹隆支硎元墓上方諸山也靈巖之東樹林陰翳有秀出於樹中者虎邱也虎邱南六七里蘇州城也姑蘇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閭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南遊記

卷一

三 敦和堂

都門不逮然俗浮靡人誇詐百工士庶殫智竭力以為竒技淫巧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與虎邱小而竒外望一土阜而中有洞壑路旁巖下有泉曰憨泉泉側有石中裂若劈試劒石也曲折而上一大磐石平鋪數百步千人坐也四圍竒峰峭拔若削北闢一壑中有清池劒池也劒池之西又闢一壑窈窕幽竒而亦有池虎邱石井也劒池之東有亭可中亭也亭下池上大刻虎邱劒池顏魯公書也又刻生公講堂李陽



冰篆也。登虎邱而四望。竹樹擁村。菱荷覆水。濃陰沈綠。天地皆青。然賦稅重。民不堪命。焉靈巖秀而高。上有西施洞。山巔有寺。館娃宮之故址也。門據橫石。內闢清池。殿西有巖。流泉四出。迴廊曲檻。周於巖上。又有二池焉。其清爽幽竒。令人樂而忘返。絕頂石上刻曰琴臺。登琴臺。臨太湖。太湖周八百里。包衆山於其中。水清色白。長風一吹。波與山同。七十二峯。乍隱乍現於銀濤雪浪中。滴翠浮青。宇內竒觀也。南出吳江。由藍

南遊記

卷一

三

敦和堂

溪至浙東嘉杭之間。其俗善蠶。地皆種桑。家有塘以養魚。村有港以通舟。麥禾蔚然。茂於桑下。靜女提籃。兒童矚網。風致清幽。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出藍溪。至塘棲。夾河左右。遠望皆山。西南一帶。尤高大而青蒼者。則西湖上之諸峰也。南至武林門。棹舟竟入城中。出候潮門。至江口。一望浩渺。大不減揚子。而色與黃河同。則錢塘江也。錢塘西湖之勝。自幼耳熟。既見江急。欲至湖上。居人曰。遊西湖者。陸轎而水船。余曰。不然。



江山之觀。一入轎船。則不能見其大。且異境多在  
人跡罕至之處。轎與船不能到也。因步行登  
萬松山。而望西湖。一片空明。千峰紫翠。冠山為  
寺。架水作亭。樓臺烟雨。綺麗清幽。向觀畫圖。恐  
西湖不如畫。今乃知畫不足以盡西湖也。過松  
嶺。度長橋。至南屏。南屏之山。怪石攢列。下有古  
寺。所謂南屏晚鐘也。北曰雷峰。有塔高而色紫。  
所謂雷峰夕照也。西曰蘇堤。從南抵北。作六橋。  
以通舟。植梅柳於其上。所謂蘇堤春曉也。堤西  
有園亭。引湖為沼。以蓄魚。所謂花港觀魚也。堤  
東有洲。旁有三塔。影入洲中。所謂三潭印月也。  
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亭北突起而  
韶秀者。孤山也。山上紫垣繚繞者。行宮也。其  
東直抵杭城者。白堤也。蘇堤縱而白堤橫。孤山  
介兩堤之間焉。其西有岳武穆廟。廟外鐵鑄秦  
檜夫婦。而其首為人擊碎。嘗讀史至國家興亡  
之際。不能無疑於天也。當武穆提兵北伐。山東  
河朔豪傑響應。韓常內附。烏珠外奔。使其子秦



檜以暴疾假武穆以遐年復神州而返二聖至  
易易耳而顧不然待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易  
代而後乃復祀武穆而擊檜豈天心悔過而假  
手於人以蓋前愆耶抑天終不悔而人奮其力  
與天爭耶人之言曰善惡之報不於其身必於  
其子孫今聞秦氏盛而岳氏式微此又何說焉  
使天不好善而惡惡人之好惡之心何由而生  
也天之好惡既與人同胡為誤於其身復誤於  
其子孫而終不悔耶嗚呼此其故聖人知之矣

南遊記

卷一

五 敦和堂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君子長而小人消。曰泰。小  
人長而君子消。曰否。運之有否泰。數也。天之所  
不能違也。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則運不成。故  
萬世之人心。好君子而惡小人者。天之理之常。  
一時之氣運。福小人而禍君子者。天之數之變。  
萬物之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也。龍逢比  
干。其君不以為忠。申生伯奇。其父不以為孝。孝  
子不敢非其親。忠臣不敢讎其君。而於天又何  
怨焉。廟西有墳。內有二塚。武穆王與其子雲也。



墳南亭臺臨湖結構。朱欄碧檻與綠水紅蓮相掩映。所謂麴院風荷也。初在南屏望湖。路人指曰。高而頂有塏者。南高峰也。其遙與高同者。北高峰也。茲由岳墳而西。道出北高峰下。路旁皆山。蒼松翠柏。蔽岫連雲。林中徐步。忽見清溪白石。磷磷落花沈澗。鳥語如簧。心中恍惚。莫有所遇。沿溪深入。見一村落。酒帘樹間。茶棚竹下。路西有坊。題曰飛來峰。過坊而西。乃見竒峰特峙。流水環周。洞在山腹。橋當洞口。度橋入洞。巖壑空幻。石骨玲瓏。乳泉滴瀝。積而成池。洞頂怪石如古樹倒垂。雲霞橫出。孔穴貫串。八達四通。或巨或細。或暗或明。出洞西行。溪邊巖下。石皆竒秀。卓立林間者。往往與松竹爭長。山側有放生池。池上有冷泉亭。高峰插天。修篁蔽日。流泉清池。環亭左右。盛夏正午。冷若深秋。亭北有寺。扁曰雲林。未暇入也。過寺而西。小園別墅。布置佳勝。縱目流覽。忘其路之遠近。幽林密箐。曲折其中。有時仰望。不見天日。心中驚疑。不知誤入何



境欲一借問。而山深無人。林開企望。見一僧度嶺而去。因亦至其嶺上。天風南來。微聞鼓樂之聲。尋聲覓路。忽見一片瓦礫。屋壞墻存。土焦石黑。路聞人語云。天竺新遭回祿。見此乃悟身在天竺峰也。當是時日將暮。予見天竺寺既已燒殘。又四圍幽壑深林。不類人境。懼其為虎豹之窟穴。山魃木魅所往來。因返復至飛來峰下。尋前所見村落而歇焉。次早復至飛來峰。不入洞而登其巔。遠望旭日出海。江潮湧金。曉霧成霞。

南遊記

卷一

七

敦和堂

山嵐抹黛。景色變幻。林密怪竒。自疑此身或恐飛去。昔韓世忠忤秦檜。解官攜酒。日遊西湖。建翠微亭於飛來峰上。惟斯人也。而後稱斯山也。下飛來峰。復至冷泉亭。問所謂靈隱。乃知扁雲林者。即是也。時值四月八日。寺於此日齋僧。遠近僧來者甚衆。本寺住持披法衣上堂講經。其大和尚曰諦暉。年可九十餘矣。巍然據高座。首坐二人。侍者八人。其下行列而拜跪者。可三百衆。比丘與比丘尼咸在其威儀。俯仰皆嫺謹。獨



惜所講無所發明。即成書而誦之。其下不必盡聞。聞者不必盡解。徒聽侍者拜云。則拜起云。則起而已。嗚呼。佛法入中國千餘年矣。愚民絕其父子之天性。飲食男女之大欲。而為僧。自宜求成佛。而佛又必不可成。不成佛而徒自苦。奚取於為僧。且此堂上堂下。說法聽法諸衆。非不自知。照本諷誦。隨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然而必為此者。蓋有所不得已也。貧無所養。不能力作。因削髮而為僧。而天下之愚夫愚婦。非為殿宇。

南遊記

卷一

六 敦和堂

莊嚴戒律威儀。以聳動之。不能發其信心。而得其布施。故此濟濟而楚楚者。名為學佛。實為救飢計也。井田久廢。學校不興。彼既無田可耕。又不聞聖人之道。以為依歸。窮而無所復入。其為僧無足怪也。歐陽子曰。佛法入中國。乘吾道之廢缺而來。韓子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則亦庶乎其可也。飛來峰之東南。有三天竺。再入有中天竺。再入為上天竺。乃昨所睹燒殘者。男女雜糅。猶在瓦礫場中燒。



香也。出天竺而南。至于忠肅公之墳。陽明先生題其門曰。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于墳之南。南高峰也。峰南度一嶺而西。石壁嵯峨。下有巖洞。陶復陶穴。曰石屋。西上里許。有水樂洞。兩洞並列。一有水而一無。從無水者入。與有水者通。其水塞洞。砰磅訇磕。而至洞口。即入地。從不流出洞外。亦一竒也。又西上烟霞嶺。極目皆山。幽深竒偉。更過於靈隱。天竺之間。問之人云。此中名山古刹。

南遊記

卷一

九

敦和堂

甚多。屈指不能數其名。累月不能窮其境。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徧至也。而遂還。次日。同年蘇耕餘載酒船相邀。予以湖上之景未遍觀也。與之出清波門。城下多柳。而白隄多橋。所謂柳浪聞鶯。斷橋殘雪也。循白隄。復至孤山。入行宮。行宮之制甚竒。複閣重廊。周迴相通。鑿石為基。削巖成壁。引水成池。植花成幄。橋水磴山。至於後宮。殿在山上。含巖石於殿中。注清泉於座下。一室之中。而山水之觀畢具。左右高樓。近挹



湖光遠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闕。而望十洲三島之仙踪也。放鶴亭在行宮東北。古梅巨石。清雅不羣。惜亭殊巨麗。不似當日處士風流。下亭復登舟。遶孤山之背。至昭慶寺而還。於湖中之景。不能十一而已。暮矣。予益信。轎與船之不能遠到。而遊西湖者。未盡見西湖也。留數日。遂渡江而東。錢塘江中。亦有兩山。彷彿金焦。遙望海門。屹然對峙。惜時非八月。不能觀大潮。渡江至蕭山。蕭山有湘湖。產蓴絲嘉魚。旱則引湖水以溉田。潦洩於海。風景似西湖。而有用過之。蕭山東則山陰道上矣。千巖萬壑。大者奇偉。小者佳麗。山下皆水。大溪小港。經緯繡錯。東至白鶴浦。有小山。舟人指曰。禹戮防风氏之所也。泛舟入山陰城。登卧龍山。出城。至於鑑湖。昔明皇賜賀知章鑑湖一曲。後遂指此一曲為鑑湖。其實蕭山會稽山陰三縣之水。皆鑑湖也。嘗登山而望之。三縣桑田。其平如砥。想皆滄海所變。水在其中。渟滿不流。而色清若鏡。故曰鑑湖也。由鑑湖



欲遊吼山。鑑湖之水無波。故舟多夜行。夢中不知泊於何處。但聞雨聲徹夜不絕。天明起視。初無雨。舟在巨潭。四圍皆山。並無來路。不知舟何以得至潭中。潭南巖上。乳泉亂滴如簷溜。東峰有洞。水滿其中。西峰怪石超出長垂。下注若巨象舒鼻。以飲潭水。其北竹林茂密。樓閣清幽。曉夢初醒。疑非塵世。舟人語曰。此所謂曹溪。東有洞者。獅山。西如鼻者。象山。有樓閣者。石匱先生之書院也。登樓四望。見樓後之山。尤高峻。怪石

南遊記

卷一

三

敦和堂

森列。有如臺者。如柱者。如首戴笠者。如巨人立者。所謂吼山也。下樓。棹舟由獅山之洞中。曲折行數百步而後出。如漁郎自桃源歸也。吼山有空明菴。門前流水。門內清池。朱樓碧瓦。倒影池中。高巖峭壁。卓立樓後。瀑泉飛灑。常如驟雨。其奇不減曹溪也。吼山返棹。乃謁禹陵。禹陵之山高圓若塚。衆峰環拱。有如侍衛。陵側有菲泉。泉東有廟。廟旁有礎石亭。相傳葬禹時所用。石高五六尺。圓如柱。端有圓孔。似孔廟之漢碑。記曰。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礎石似楹。蓋墓碑也。由禹陵至南鎮。南鎮者會稽山也。其最高者曰鑪峰。其下有廟為歷代祭告之所。自南鎮迴舟。夜泊山陰城外。月幾望矣。氣霽雲斂。月白江清。天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徹。如琉璃合。恍然若有所悟。黎明至於蘭亭。今之蘭亭非昔之蘭亭矣。擇平地而建亭。中立大碑。御書右軍序於其上。亭前累石成渠。以為曲水。崎嶇踟躕。初無遠致。且不可以流觴。左右各鑿一

南遊記

卷一

三

敦和堂

池。以為是鵝池。與墨池也。亭西里許曰天章寺。而亦非舊矣。然此皆人為之者。故有廢興。若所謂崇山峻嶺。清流激湍。則依然在。蓋山陰之水不流。惟蘭渚湍急。潺潺於茂林修竹之間。風致又別也。返城中登戢山。下有寺。乃右軍之舊第。其南有題扇橋。山上有書院。劉念臺講學於此。予棹舟在山陰道上。三日夜。有山皆秀。無水不清。迴環往復。不辨西東。登戢山。乃瞭然。蓋紹興之西南皆山。而東北近海。吼山在東。蘭亭在西。



禹陵南鎮在其南北有梅山下有梅市梅福之所居也遠望南鎮之西有高於南鎮者曰秦望始皇帝刻石於此又禹穴非禹陵也禹藏書於宛委之山曰禹穴又會稽有陽明洞道書云第十一洞天而余皆未至遊人憚於登陟舟所可至者至之若高遠幽深神聖仙靈之遺跡則懼而不果去抑我在紹興凡三望海登下方山望海登禹穴登戢山皆望海第見茫茫沙草而已實未嘗見水吾猶悵然以山海之奇未盡探也

南遊記

卷一

三

敦和堂

由紹興復返杭州登鳳凰山一名紫陽山昔高宗南渡廣杭城包此山於苑內以為遊觀之所左江右湖登臨彷徨致足樂也自杭州溯浙江至於富陽富陽之山雄壯似燕秦諸塞而青翠過之富陽以南川勢漸窄兩山對峙一水中流羣峰倒影上下皆青出梓潼關勢漸開遠近布列山皆妍媚桐君山陡立江岸其南內拓開一平原石壁環峙如天生城闕則桐廬也阻山臨水居民在山水之間瓦青墻白纖塵不染其清



華朗潤令人神恬。南至鸕鷀原。山勢怪特。峰巒  
岔湧。密峙駢植。東江流如一線。入原口轉而西。  
則富春也。南北皆山。其中皆水。不餘寸土。兩釣  
臺在北山下。石峰直起而頂方。旁有子陵祠。凡  
釣臺左右之山。其巔皆有流泉。錦峰縹緲。上入  
高青。怪石崢嶸。下臨沈碧。瀑流噴薄。墮玉飛珠。  
澗水層波。調笙鼓瑟。高山流水之觀止矣。嘗憶  
陶隱君語云。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峰石壁。五  
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

南遊記

卷一

五

敦和堂

啼。夕日欲頽。沈鱗競躍。實慾界之仙都。惟此地  
足以當之。西至於嚴州。高山四塞。大水環周。可  
稱天險。南入橫溪。至於蘭谿。自杭州至蘭谿。四  
百餘里。岡巒綿亘。雄於富陽。清於桐廬。竒於富  
春。秀於蘭谿。人在舟中。高視遠眺。不能坐卧。偶  
值偃仰。兩岬之山。次第從船牕中過。如畫圖。徐  
展舟行之樂。無踰於此。蘭谿南曰金華。川勢大  
開。極目平疇。遠望崇山。烟雲繚繞。摩天碍日。傳  
聞其上有朝真冰壺雙龍之洞。乃黃初平叱石



成羊之所也。西過龍游，至於衢州。凡西安道上之山，岡巒華簇而滑瘦如削，烟嵐高潔，刻露清秀。西南至常山，多楓桂，雲眠樹間，山橫雲上，高薄深林，令人有小山招隱之思。西至玉山，復登舟，至於廣信，為江西界。山形粗猛突兀，橫亘直豎，緣河羅列者，皆一石特起，方圓平直，各自為象。西至弋陽，有龜峰山，衆峰直起如筍，有青山頭峰，頂皆圓，有如人首，或冠或冕，或螭或頤，或光如僧，或髮如妓。寺隱叢篁，泉出古洞，樓欄芭南遊記

卷一

五 敦和堂

蕉延滿巖谷，竒險幽秀，兼而有之。西北至貴溪，見天然橋，一石橫兩峰之巔，下空若洞，亦竒境也。聞貴溪有鬼谷山，鬼谷子之所居，又有象山。陸子靜讀書其上，嘗曰：雲山泉石之竒，目所未睹，問之人而不知，知有龍虎山，張真人而已。西至安仁，地平曠，南至瑞洪，遂入鄱陽。自安仁以西，四望不見山，至瑞洪以南，四望并不見樹，短草黃沙，烟水雲天而已。湖水甚濁，波濤皆紅，出湖入章江。至南昌，登滕王閣，章江南來，渺瀰極



目彭蠡北匯烟波萬頃東望平疇天垂野濶連  
峰千里西列屏障所謂西山暮雨南浦朝雲霞  
鷺齊飛水天一色蓋寶錄也南昌阻風泊舟於  
生米渡次蚤渡江幾至不測語曰安不忘危又  
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余自維揚登舟過楊子  
泛吳淞涉錢塘溯桐溪經鄱陽在舟數月僥倖  
無恙習而安焉設非遭此遂安其危而忘垂堂  
之戒也豈可哉南至於豐城觀劔池西入清江  
至臨江府城東有閣阜山昔張道陵丁令威葛

南遊記

卷一

三  
敦和堂

孝先皆居此西過新喻山尤多分宜之山清而  
秀袁州之山奇而雄至蘆溪乃陸走過萍鄉復  
登舟徑醴陵出淶口至湘江入湖南境右江風  
俗勝於三吳兩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賈女皆紡  
織所出麻枲棉葛松杉魚蝦米麥不為奇技淫  
巧其勤儉習事有唐魏之風獨好詐而健訟則  
楚俗也湘江之水清而文兩岬之山秀而雅草  
多茅菅扶疎猗靡皆有蕙薄叢蘭之致每當五  
嶺朝霞三湘夜雨或光風轉蕙皓月臨楓吟離



騷九歌招魂之句。如覩澤畔之憔悴也。如逢芰  
衣荷裳之芳澤也。如聞湘靈山鬼之吟嘯悲啼  
也。南至衡州。謁南嶽。凡嶽鎮非獨形偉。其氣盛  
也。向登泰山。鬱鬱葱葱。靈光煥發。渡江以來。名  
山無數。神采少減焉。茲見南嶽。乃復如睹泰山。  
連峰爭出。高不可止。複嶺互藏。厚不可窮。石壁  
插青。流泉界白。氣勃如蒸。嵐深似黛。頂在雲中。  
有若神龍。其首不見。而爪舒鱗躍。光怪陸離。火  
維地荒。天假神柄。應不誣也。衡山七十二峰。其

南遊記

卷一

五

敦和堂

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南嶽廟在  
祝融峰下。謁廟後。望五峰。其頂皆在雲中。登舟  
南行數日。無時不矯首。古語云。帆隨湘轉。望衡  
九面。予九面望而卒未嘗見其頂。始歎衡山之  
雲之難開也。西次祁陽。見唐亭。元次山之所建。  
西至於永州。自右江至衡陽。數千里間。土石多  
赤。一望紅原。綠草碧樹。丹崖爛若繪。絢至零陵。  
山黑而石白。天地之氣一變。城下瀟江。北合於  
湘。瀟西之山皆幽奇。柳子厚多記之。西入湘口。



水愈清。兩岬之石玲瓏奇峭。不可指數。所謂少人而多石。其信然與。西至於全州。為粵西形勝之地。湘山崔嵬。高踞俯視。衆山環拱。諸水會同。山下有先孝寺。無量壽佛示寂之所。云肉身在地。內予入而諦觀之。不似也。南至於興安。有海陽山。半山有分水嶺。山脊流水。可以泛舟。至嶺而分。其北流者為湘江。南流者為濼江。一水而相離。故曰湘濼也。志云。臨賀始安桂陽揭陽大庾為五嶺。水經注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然則

興安者始安也。予自長沙溯湘江。至永全。挽舟直上。如登峻坂。山腰迴舟。轉入濼江。下桂林。如建瓴。源泉混混。咫尺分流。而北入北海。南入南海。其嶺之高可知矣。濼江初分。屈曲山間。別鑿一渠。以通舟。秦伐南越。史錄鑿此。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濼水。於此置斛。斛猶閘也。諸葛武侯續修之。渠上有武侯祠。祠後有伏龍山。山石多怪玲瓏。槎枒連峰疊嶂。皆如朱顛袖中之物。伏龍以西。羣峰亂峙。四布羅列。如平沙萬幕。八門



五范江為遊騎縱橫其中。前有高峰曰馬頭山。卓立俯視如大將秉巨纛以出令也。南過靈川。至於桂林。粵西高大中丞子業師也。留署中。過夏時時跨馬出遊。郊坰負郭山水之勝皆見之。城中屹立者曰獨秀山。高數百丈。下有石室。頂通光耀。其東北曰伏波山。高峭與獨秀等。巖中懸石下垂如柱。其西有疊彩巖。石紋華麗。巖腹有洞。冷風日夜不休。曰風洞。迎風而入。曲折崎嶇。漸覺光明。忽然開敞。身入樓閣。戶牖軒豁。欄

南遊記

卷一

无 敦和堂

檻迴環。開戶一望。水天無際。山林窈冥。蓋灘江從城北來。兩岸之山怪怪奇奇。向在舟中未盡見也。茲入洞內。黑走山腹。忽睹世界皆成異境。舟泛銀河。人至天台。亦若是矣。城南有劉仙崖。石洞如屋。內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劉真人歌道鉛汞之術甚詳。城西有七星巖。上有棲霞洞。石階直下數百級。頂上石紋如波。中有鯉魚長丈餘。頭目鱗尾皆具。洞後深黑。秉燭走數百步。冷氣迫人。同行者懼。遂偕出。聞土人道其中



之景甚怪。王荆公云：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嘗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忽，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吾甚悔吾之未盡吾志而隨人以止也。其東有龍隱洞，清流從洞中出而入江。江中有山輪囷若象鼻，舒江中舟行鼻內。江岬

山上有洞，直透山背，以通天光，望之圓明如滿月。志稱濱江三洞，水月最佳者是也。茲行也。在桂林之日為久。猺苗土獍，蝮蛇山羊，錦雞孔雀，黑白之猿，荔枝佛手之樹，黃皮白蠟之林，芭蕉之心，長大如椽。天雨之花，其紅射日，可謂見所未見。獨其俗克悍褊小，嗜利好殺，天地之靈鍾於物而不鍾於人，何哉？予以六月初旬至桂林。七月暑退，登舟返棹，曩之至也。雲峰吐火，稻穗湧波，荷蕊綻紅，江流漲綠，署中偃仰，曾幾何時。



而。稻。禾。全。刈。木。葉。半。黃。雲。白。天。晶。涼。風。蕭。瑟。回。  
思。江。南。暮。春。鶯。飛。草。長。西。湖。梅。雨。花。落。鳥。啼。有。  
如。隔。世。王。右。軍。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  
迹。豈。其。然。矣。過。全。州。復。入。湘。山。寺。有。匾。曰。再。來。  
人。子。哈。然。而。笑。夫。佛。再。出。世。猶。吾。再。入。寺。也。而。  
何。怪。焉。過。衡。州。登。合。江。亭。湘。水。南。來。蒸。水。北。至。  
兩。江。合。處。一。峰。特。起。曰。石。鼓。山。上。有。武。侯。祠。向。  
讀。韓。詩。註。云。合。江。亭。旁。有。朱。陵。洞。登。其。上。而。不。  
見。返。舟。問。榜。人。云。洞。在。亭。下。當。事。者。封。其。路。遊。  
南遊記

卷一

三 敦和堂

人。往。往。不。得。至。焉。在。舟。又。望。南。嶽。霧。隱。雲。封。終。  
不。能。見。其。頂。江。山。之。於。人。如。友。或。不。期。而。遇。或。  
千。里。相。訪。而。不。值。何。哉。北。至。於。湘。潭。有。昭。山。昭。  
王。南。征。至。此。北。至。於。長。沙。城。東。有。雲。母。山。列。仙。  
傳。云。星。沙。雲。母。服。之。長。生。者。也。城。北。曰。羅。洋。山。  
城。南。曰。妙。高。峰。湘。江。在。城。西。水。西。有。嶽。麓。山。志。  
曰。衡。山。七。十。二。峰。迴。雁。為。首。嶽。麓。為。足。是。也。其。  
巔。有。道。鄉。臺。昔。鄒。志。完。謫。長。沙。守。臣。溫。益。逐。之。  
雨。交。渡。江。宿。於。此。後。張。敬。夫。為。之。築。臺。朱。子。題。



曰道鄉道鄉者志完之別號也。聞志完初謫時涕泣。其友怒曰：使志完居京師，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南能死人哉。由此觀之，向與志完同時在京師者，皆已湮沒，而志完以謫特傳，亦可以知所處矣。道鄉臺下有嶽麓寺碑，李北海所書也。凡地之美惡，視乎其人，不擇地而安之，皆可安也。予過五嶺，泛三湘，望九疑，歷百越，皆古遷客騷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遊焉，瘴花善紅，蠻鳥能語，水清石怪，皆有會心。比及長沙山

南遊記

卷一

三

敦和堂

林雅曠水土平良，已如更始。餘民復睹司隸雍容，賈太傅乃不自克，而抑鬱以死。語云：少不更事，太傅有焉。北過橘州，昔范質夫南謫，夫人每罵章惇，過橘州舟覆，公自負夫人以出。徐曰：此亦章惇為之耶？予性褊，服膺范公，以自廣。今過其地，想見其為人。北至於湘陰，有黃陵廟，二妃之所溺也。其東有汨羅江，屈子之所沈也。過黃陵，入洞庭，浩浩蕩蕩，四無涯涘。晚見紅日落於水內，次早見炬火燃灼水面，漸望漸高，乃明星



也。吾遊行天下。山吾皆以為卑。水吾皆以為狹。非果卑與狹也。目能窮其所至。則小之矣。物何大何小。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蘇子瞻曰。覆杯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其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猶杯水也。舟猶芥也。人猶蟻也。吾烏知蟻之附芥。不以為是乘槎浮海耶。其水涸而

南遊記

卷一

三

敦和堂

去。不以為是海變桑田耶。四海雖廣。應亦有涯。目力不至。則望洋而歎。因所大而大之耳。今在洞庭。吾目力窮焉。即以洞庭為吾之海可也。自湘陰泊於磊石。又泊於鹿角。又泊於井岡。皆在湖中。時近中秋。天朗氣清。所謂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者。吾見之焉。北至巴陵。岳陽樓在巴城上。而今不存矣。予登其址而望焉。見君山秀出。其東曰扁山。又東曰九龜山。皆在湖中。城南曰白鶴山。其側有天岳嶺。上有



呂仙亭亭前有岳武穆廟昔武穆克期八日平  
楊公於洞庭居人德而祀之廟貌巍然據湖山  
之勝夫岳陽為純陽三過之所宋滕子京重修  
之范文正公作記蘇子美書邵竦篆額當其盛  
時仙靈之所往來賢士大夫所歌詠今皆為荒  
榛蔓草頽垣文墨之士無論矣純陽有仙術亦  
不能留其所愛武穆蹇蹇雉罹於羅徒以忠義  
之性結於人心而遺蹟獨存然則人之不死固  
自有道矣在巴陵阻風五日所謂陰風怒號濁

南遊記

卷一

三

敦和堂

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者吾又見之焉北  
出涇河口入岷江西北一望荆襄漢沔沃野千  
里似燕趙兩河之間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江南  
岾為臨湘嘉魚蒲圻之境連延皆山赤壁在嘉  
魚雉峙江澚其上有祭風臺昔蘇子瞻賦赤壁  
於黃州武昌之下游也考之史云劉備居樊口  
進兵逆操過於赤壁則當在武昌上游又操敗  
後走華容今嘉魚與華容近而黃州絕遠然則  
周郎赤壁斷在嘉魚無疑也北至荆口兩山對



峙東曰驚磯西曰大軍驚磯有達摩亭乃折葦  
渡江之所北曰沔口沔水又名滄浪靈均遇漁  
父於此沔口之北西曰漢口漢陽府也東曰夏  
口武昌府也壩山為城塹江為池武昌城內包  
三山漢陽城內有兩湖黃鶴樓與晴川閣距兩  
城之上相望也漢陽城外有大別山下有鎖穴  
乃孫吳鎖江之處予嘗登大別之巔以望三楚  
荆衡連鎮江漢朝宗遠水動蜀高樹浮秦水陸  
之衝舟車輻輳百貨所聚商賈雲屯其山川之

南遊記

卷一

三五 敦和堂

雄壯民物之繁華南北兩京而外無過於此然  
沱潛漢沔之間瀟湘沅澧之際江漂湖匯民多  
水患盜賊乘之楚俗慄輕鮮思積聚山藪水洳  
流民鳩處其人率砦窟龐雜而難治亦可慮也  
北入孝感應山山接九宗澤連雲夢峰高野濶  
氣勢沈雄北出武勝關崇山峻嶺連延千里右  
列方城左擁穆陵所謂冥阨之塞淮南子云山  
有九塞此其一也北至於信陽信陽古申國東  
鄰息申息者楚之北門也又東鄰蔡昔桓公侵



蔡崇潰遂伐楚。非上策也。由蔡至郢。崇山大小不可勝計。所謂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無所用衆。非虛語也。能伐楚者莫如秦。出武關。下漢川。則撤荆襄之藩籬。出三峽。下夷陵。則扼鄂岳之要害。故秦并六國。亦地勢然也。北過確山。至遂平。有楂枒山。唐李觀及吳元濟戰於此。北至西平。有滢水。昔光武敗王尋於昆陽。多殺士卒。滢水不流。即此也。北至於葉縣。為沈諸梁之封邑。其北有黃城山。下有沮溺故里。子路問津處也。北

南遊記

卷一

三

敦和堂

渡汝水。至襄城。其南有首山。汝蔡穎許之際。平疇沃衍。而首山雄峙。其中史稱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嘗遊。首山其一也。昔黃帝問道於崆峒。遂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崆峒在郊。鄩而具茨在新鄭。與首山相望也。襄城鄭汜地。周襄王出居於此。西至禹州。大禹之封邑。北至告城。古陽城地也。臨潁水面箕山。負嵩嶽。左成皋。右伊闕。崇山四塞。清流潌洄。其高平處。有周公測影臺。巨石屹立。高可七尺。下方



五尺。上方三尺。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  
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影短。日北影長。日至  
之影。尺有五寸。即此也。北至登封。介嵩山太少  
二室之間。太室之巔。櫛比若城垣。少室之峰。直  
起若台觀。雖無岱宗衡華之高竒。而氣象雍容。  
神彩秀朗。有如王者宅中居正。端冕垂紳。以朝  
萬國。不大聲色。而德意自遠。中嶽廟在太室之  
南。少林寺在少室之北。羣峰圍繞。界隔塵寰。水  
石清幽。靈區獨闢。時值深秋。白雲紅葉。翠柏黃  
花。點綴巖岫。天然圖畫。岳陽黃鶴。極江湖之浩  
渺。靈隱少林。盡山岳之竒麗。睡常入夢。醒猶在  
目。非筆舌所能傳也。在寺中間。達摩遺蹟。僧云  
寺西四五里。深山之中。有古石洞。乃九年面壁  
之處。至今洞中。猶有達摩影。而予未之見也。出  
嵩山。渡洛水。至偃師。道中見田橫許遠之墓。北  
有緱山。子晉升仙之所也。北上北邙。望見洛陽  
宮。孟堅兩都平。子二京諸賦。道洛陽之形勝。甚  
悉。而予未暇觀。至今猶耿耿焉。由孟津渡河。至



孟縣。孟縣者。河陽也。周襄王狩於此。北渡沁水。太行之上。首起河內。尾抵薊遼。碣石。恒山。析城。王屋。皆太行也。修坂造雲。崇岡碍日。路皆石。鏡光油滑。實天下之至險。登太行而四望。九州之區。可以歷指。秦晉蔽山。吳越阻水。青齊負海。燕趙沿邊。中原平土。正在三河。周魯宋衛。陳鄭蔡許。鄧宿杞邾。沈虞邢。號春秋所書諸國。以及夏殷東漢北宋五代梁唐之故都。皆在於此。總攬九州。閩閩華夏。土田肥美。物產茂實。

南遊記

卷一

三

敦和堂

所謂天下之中也。地之腹也。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和也。過太行而北。則吾山西境矣。總而計之。天下大勢。水歸二漕。山分三幹。河出崑崙。江源岷蜀。始於西極。入於東溟。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注。漢南入江。淮北入河。雖名曰瀆。猶之二也。太行九邊。西接玉門。東抵朝鮮。是為北幹。五嶺衡巫。西接峨嵋。東抵會稽。是為南幹。岷嶓華嵩。是為中幹。岱宗特起。不與嵩連。亦中幹也。北方水位。故燕秦三晉之山色黑。



而次陀若波東方木也。故齊魯吳越之山色青。石森秀若林。楚南閩粵峯尖而土赤。粵西黔蜀石白而形方。天有五行。五方應之。江性寬緩。河流湍急。焦白鄱紅。洞庭澄清。其大較也。斯行也。四海濱其三。九州歷其七。五嶽睹其四。四瀆見其全。帝王之所都。聖賢之所處。通都大邑。民物之所聚。山川險塞。英雄之所爭。古蹟名勝。文人士之所歌詠。多見之焉。獨所謂魁竒磊落。潛修獨行之士。或伏處山。水湄。混跡漁樵。負販

南遊記

卷一

元 敦和堂

之中。而予概未之見。豈造物者未之生耶。抑吾未之遇耶。抑雖遇之而不識耶。吾憾焉。然若吾心之善取。則於山見仁者之靜。於水見智者之動。其突兀洶湧。如睹勇士之叱咤。其淪漣娟秀。如睹淑人君子之溫文也。然則謂吾日遇其人焉可也。抑又思之。天地之化。陰陽而已。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大漠之北不毛。而交廣以南多水。文明發生。獨此震旦之區而已。北走胡而南走越。三月而可至。崑崙至東海。半年之程耳。由



此言之大塊亦甚小也。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  
北。苗芽未生。至吳而花開。至越而花落。入楚而  
栽秧。至粵而食稻。粵西返棹。秋天高。至河南  
而六葉盡脫。歸山右而雨雪載塗。轉盼之間。四  
序環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暫也。心不自得。而  
求適於外。故風景勝而生樂。性不自定。而寄生  
於形。故時物過而生悲。樂寧有幾。而悲無窮期  
焉。吾疑吾之自立於天地者。無具也。宋景濂曰。  
古之人如曾參原憲。終身陋室。蓬蒿沒戶。而志  
南遊記

卷一

意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何也。毋亦有得於  
山水之外者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老子  
曰。不出戶。知天下。非虛言也。為地所圍。斯山川  
有畛域。為形所拘。斯見聞有阻碍。果其心與物  
化。而性與天通。則天地之所以高深。人物之所  
以宏悴。山河之所以流峙。有若燭照而數計焉。  
生風雲於胸臆。呈海嶽於牕几。不必耳接之。而  
後聞。自觸之。而後見也。然則自茲以往。吾可以  
不遊矣。然而吾乃無時不遊也已。完



菊溪夫子亟稱於庚曰吾有奇製一帙髻時授  
之先大夫者蓋為鑒閱而評識之顧徧覓篋中  
無所待甲子六月曝書之辰命小胥於巾箱敗  
盞中逐一搜括已而得之簡斷編殘字迹完好  
庚受而卒讀不覺蹶然興也男子墮地即志四  
方名山大川本吾胸次揆之親歿遠遊之義亦  
固其所獨念文定公以天地名物之任寄之五  
嶽四瀆之遊而其遺稿適出諸菊溪夫子先人  
之手澤蓋山川英杰之靈爽寔式憑之夫子平

南遊記

跋

一

堂

昔辨香於文定其息息相感之故無非本忠孝  
大原以流露於文字語言之際作是記藏是記  
者均非偶然也庚讐校既竟會夫子先期入覲  
郵寄京師請梓之又以乘傳出都不果庚思是  
書之刻殆不可緩乃謀之臨川李秋屏農部即  
北溟李學士之從父淹雅而多才者覈其字畫  
離其句讀嶺南固長於開雕今而後公此奇製  
於天下度士大夫爭手一編以先睹之為快夫  
子非阿私賤子亦豈好事哉庚遊既倦矣將歸



家山得此刻足以自豪且可以學宗少文之澄  
懷觀道矣夫子既自作序復命庚跋其緣起庚  
曰庚何功乃農部之功不負夫子亟稱於庚之  
初志也遂并識之乙丑閏夏初吉錢塘汪庚世  
跋



南遊記

跋

二

